

傳統蒙學叢書／喻岳衡·主編

十七史蒙求

〔宋〕王 令／纂輯



傳統蒙學叢書

周谷城

〔宋〕王 令 / 纂輯

趙與

十七史蒙

岳麓書社

本书校点：赵与伦
责任编辑：丁双平
装帧设计：胡颖
书名题字：王孟林

十七史蒙求

〔宋〕王 令纂辑

岳麓书社出版（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）
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1986年11月第1版 第1次印刷

字数：150,000 印张：7 印数：1——12,000

统一书号：7285·4 定价：1.15元

《传统蒙学丛书》序

岳麓书社准备整理出版《传统蒙学丛书》，我极表赞成，因为这是一件大有益于文化史研究的事情。

蒙学之书，由来已久。李斯《仓颉篇》、史游《急就章》，出自当时最高级知识分子之手，又因为是初学启蒙用书，想必也拥有当时最多的读者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收有小学十家，所谓小学，也就是蒙学。

后来社会不断发展进步，贵族以外的平民，也有了读书的需要与可能，教材与此相应，出现了事实上的「双轨制」。士农工商四民之中，「学以居位曰士」，居位就是做官；要做官，非通经籍，应科举不可，儒家经籍便成了士大夫阶级的法定教科书。而农工商等小民的天职，无非「辟土殖谷」、「作巧成器」、「通财鬻货」，若想略识之无，粗通文字，不得不另求简便之路。《新五代史·刘岳传》记载：

《兔园册》者，乡校俚儒教田夫牧子之所诵也。

陆放翁《秋日郊居》诗第三首自注云：

序

DA 34/69

农子十月乃遣子弟入学，谓之冬学。所读《杂字》、《百家姓》之类，谓之村书。

这类为田夫牧子所诵的村书，便是唐宋以降的蒙学书了。

我们研究文化史，应当着眼全民族和各阶层人民文化的演进，着眼以往各时代社会上多数人的文化状况。所以，研究唐五代文化，除了《北堂书钞》、《监本九经》，还不妨研究研究今存《兔园册》残篇；研究宋代文化，除了《困学纪闻》、《剑南诗稿》，也不妨研究研究《三字经》和《百家姓》。虽然《兔园册》不必为虞世南所编，《三字经》不必为王应麟所撰，而且《三字经》也不一定只为村夫牧子诵读，但当时普通人所受的教育，以及他们通过教育而形成的自然观、神道观、伦理观、道德观、价值观、历史观，在这类书中，确实要比在专属文人学士的书巾，有着更加充分而鲜明的反映。何况长乐老和陆放翁那样的大雅人，对这类通俗小册子，也不是漠然不屑一顾的呢？

当然，产生和流传于封建社会的蒙学书，同样属于封建文化的范围，其局限性和落后性自不能免；但无论如何，它们绝不比庙堂之文、大雅之作更加局限和落后。有的蒙学书能够长久流行，为社会长期接受，在传授基本知识、进行道德教

育、采取易于上口易于记忆的形式等方面，确实有其长处和优势，是不能也不应一笔抹杀的。仅仅在这一点上，即自有其文化史和教育史上的价值。

岳麓书社以刊行古籍旧书、致力文化积累为职志，此次整理出版《传统蒙学丛书》，继承了近世王国维辑校《仓颉篇》、章太炎重订《三字经》的事业，我以为是值得赞许的，故乐为之序。

周谷城

一九八五年八月十八日

《十七史蒙求》小叙

继唐人李翰的《蒙求》之后，陆续出现了很多以《蒙求》为名的书。宋人王令纂辑的《十七史蒙求》，不仅流行较广，时间也较长。

《十七史蒙求》的编法和《李氏蒙求》相同：正文都用四言，构成一个主谓结构的短句，每句揭示一则历史人物故事，只求上下两句成对，不拘故事发生的年代次序。所谓「十七史」，即从《史记》到《新五代史》，自《宋史》而下，作者均不及见，书中自然也就没有涉及。

中国的史书，自司马迁的《史记》起，都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很注意写人，不仅多记历史人物的遗闻轶事，而且每每能发抉其性情隐微，从人物的心理、性格、命运和人际关系，来考察他们的事功和际遇。因此，一部好的史书，往往也是一部好的传记文学，《史记》就是一个最好的典范。《十七史蒙求》于十七史之外，又杂采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、谢承《后汉书》、《东观汉记》诸史，旁及《说苑》、《新序》、《韩诗外传》等书，虽然叙事节略，对话取短，但能以简炼的文字写出人物的情态，从而表现出人物的性格特征，如卷九「王劣安石」一则：

「晋谢安，字安石，为吏部尚书、中护军。简文帝崩，桓温入赴山陵，止新亭，大陈兵卫，将移晋室，呼安及王坦之，欲于坐害之。坦之甚惧，既见温，坦之流汗沾衣，倒执手版。安从容就席，坐定，谓温曰：『安闻诸侯有道，守在四邻，明公何须壁后置人邪？』温笑曰：

『正自不能不尔耳。』遂笑语移日。』

这段话原出《晋书·谢安传》，王令剪裁恰当，寥寥数语，将谢、王二人在特定环境下的心理状态、个性气质，表现得非常鲜明突出，千载之下，如见其人，如闻其声，蒙童也就可以从人品优劣的比较中受到应有的教育。

本书虽名《十七史蒙求》，但因它杂采群书，所以有的人物故事并不一定符合历史事实。如卷一「奚恤器贤」一则中，出现了昭奚恤、令尹子西、太宰子方、司马子反、叶公子高等人，其实昭奚恤是楚宣王时人，叶公子高、令尹子西是楚昭王、惠王时人，司马子反是楚共王时人，但们在这则故事中，却同时出现在秦使者面前，原因即在于它的来源并非正史，而是传说故事。所以，我们是不能以对史书的要求来要求它的。

本书原《序》云，书的主要内容，是将历史上的「圣君、贤相、忠臣、义士、文人、武夫、孝子、烈妇功业事实，以类纂集，参以对偶，联以音韵」，作为教育蒙童的材料。这些材料，不少到今天仍有借鉴作用，即如卷三「李藩涂诏」一条，写的是唐宪宗时的李藩，为了抵制河东节度使王锬通过「权近」也就是走后门以求得兼宰相，不惜冒着杀头危险，改了皇帝的诏书，使王锬未能得逞。南朝刘宋时的吏部尚书江湛，「家贫不营财利，餉馈盈门，一无所受，无兼衣馀食。尝为上所召，遇浣衣，称疾终日，衣成然后起」，因此他能「公平无私，不受请谒」。当然我们今天用不着提倡「无兼衣馀食」，但不营私利，不受请谒，甘担风险，堵死

后门，也正是今天改革者所需要具备的品质。

有些故事虽看来不是什么大题目，但亦颇具理趣。如「皎然旧制」一则，称僧皎然工律诗，尝谒韦应物，「恐诗体不合，乃于舟中作古体十数篇为贄，韦公不称赏。明日，写旧制献之，韦大叹嗟，因语昼（即皎然）云：「几至失声名，何不但以所工见投，而猥希老夫之意？人各有所长，非卒能致。」。韦应物的意见就是要皎然着重自己的本色，发挥自己的所长，而不要迎合别人，「至失声名」。在我们这个有悠久历史文化的民族中，前人的经验和教训值得后人吸取者甚多，「十七史蒙求」注意采取这方面的材料，引以教育童蒙，看来不无可取。至于有的材料带有封建等级观念和封建迷信等落后的东西，那是时代使然，择而别之可也。

喻岳衡

一九八六年七月

十七史蒙求序

先生讳令，字逢原，少有英誉。大丞相王文公深器重之，旬月不见，即以诗思之，曰：「力排异端谁助我，忆见夫子真奇材。」概可知矣。先生富学该博，十七史书莫不通究。其间圣君、贤相、忠臣、义士、文人、武夫、孝子、烈妇功业事实以类纂集，参为对偶，联以音韵，分为十六卷目，曰《十七史蒙求》，以资记诵、讨论。惜乎早世，其书湮没不传。余昨自吴中寻访，得所遗文十卷，见已刊行。今复得此书，难以自秘，当与学者共之，用传不朽。时建中靖国改元。被楔日，弟英州刺史猷可序。

卷第一

宋璟第一 李广无双

《唐书》：宋璟，邢州南和人。耿介有大节，好学，工文辞。举进士中第。迁凤阁舍人。居官鯁正，武后高其才。尝宴朝堂，二张列卿三品，璟阶六品，居下坐。易之诒璟，虚位揖曰：「公第一人，何下坐？」璟曰：「才劣品卑，卿谓第一何邪？」

《史记》：李广，陇西城纪人也。孝文帝十四年，匈奴大入萧关，而广以良家子从军击胡，用善骑射，杀虏多，为汉中郎。文帝曰：「惜乎！子不遇时！如令子当高帝时，万户侯岂足道哉！」孝景立，徙为上谷太守，匈奴日以合战。属国公孙昆邪为上泣曰：「李广才气，天下无双，自负其能，数与虏敌战，恐亡之。」乃拜广为右北平太守。匈奴闻之，号曰「汉之飞将军」，避之数岁，不敢入。

燕许手笔 李杜文章

《唐书》：苏瓌字昌容，雍州武功人。中宗时，拜右仆射，三品，进封许国公。子颋字廷硕，弱冠敏悟，一览至千言，辄复诵。第进士。马载曰：「古称一日千里，苏生是已。」俄

袭封许国公。自景龙后，与张说以文章显，称望略等，故时号「许燕大手笔」。张说字道济，或字说之，洛阳人。永昌中，武后策贤良方正，说所对第一，后擢乙等。雅与苏瓌善，玄宗时召为中书令，封燕国公。

李白字太白。白之生，母梦长庚星，因以命之。十岁通诗书，贺知章见其文，叹曰：「子谪仙人也！」言于玄宗，召见，论当世事，奏颂一篇。帝赐食，亲为调羹，有诏供奉翰林。杜甫字子美，襄阳人。玄宗朝，甫奏赋三篇，帝奇之，使待制集贤院。放旷不自检，好论天下大事。少与李白齐名，时号「李杜」。赞曰：浑涵汪茫，千汇万状，兼古今而有之，他人不足，甫乃厌馀，残膏剩馥，沾丐后人多矣。韩愈于文章慎许可，至歌诗，独推曰：「李杜文章在，光焰万丈长。」诚可信云。

通有一心 綰无他肠

唐屈突通，隋末时以死节拒唐兵。既力屈兵败，不降，遂被擒。高祖以为忠臣，释之。后从讨王世充。时通二子在洛，帝曰：「今以东略属公，如二子何？」通曰：「臣老矣，不足当重任。蒙陛下更生，是时口与心誓，以死许国。今日之行，正当先驱，二儿死自其分，终不以私害义。」帝叹息曰：「烈士徇节，吾今见之。」史赞曰：屈突通尽节于隋，而为唐忠臣，惟其一心，故事两君而无嫌也。

前汉卫绾，文帝时为中郎将，醇谨。至景帝时，郎官有谴，常蒙其罪，不与他将争，有功，常逊他将。上以为廉，忠实无他肠。言心肠之内，无他恶也。

鸟鹄识李 草木知张

唐李客师，卫公李靖弟也。为右武卫将军，累战功封丹杨郡公。致仕，居昆明池南。善骑射，喜驰猎，虽老犹未衰。自京南属山，西际泮水，鸟鹄皆识之，每出，从之翔噪，人谓之「鸟贼」。卒，年九十。

唐张万福，时李正己反，屯兵埭桥，江淮漕船积千馀不敢过涡口。德宗乃以万福为濠州刺史，召谓曰：「先帝改尔名正者，所以褒也。朕谓江淮草木亦知尔威名，若从所改，恐贼不晓是卿也。」复赐旧名。万福因驰至涡口，驻马于岸，悉发漕船相衔进，贼兵倚岸熟视不敢动。仕至工部侍郎。年九十卒。

韩信开基 耿弇发迹

前汉韩信，闻汉王使郦食其已说下齐七十馀城，齐罢备守御。信因袭齐历下军，遂至临淄。齐王田广走高密，信已定临淄，兵威愈震。

后汉耿弇，字伯昭。光武诏弇进讨张步，以平齐地。步闻之，使大将军费邑军历下，又

分兵屯祝阿。自旦攻城，未中而拔之。乘胜平四十餘营，遂定济南。步后又攻弇，复勒兵出。时光武在鲁闻之，自往救弇。陈俊谓弇曰：「剧虏兵盛，可且闭营休士，以待上来。」弇曰：「乘舆且到，臣子当击牛酹酒以待百官，反欲以贼虏遗君父邪？」乃出兵大战，复大破之。后数日，光武劳军，谓弇曰：「昔韩信破历下以开基，今将军攻祝阿以发迹，此皆齐之西界，功足相仿。而韩信袭击已降，将军独拔勍敌，其功乃难于信也。」弇因复追，步乃肉袒负笈，顿降，齐地悉平。

味道模棱 琰之霹雳

唐苏味道，武后时为相，特具位，未尝有所发明，脂韦自营而已。常谓人曰：「决事不欲明白，误则有悔，模棱持两端可也。」故世号「模棱手」。

唐裴琰之，永徽中为同州司户参军，年甚少，不主曹务，刺史李崇义轻之。吏白积案数百，崇义责使趣断，琰之乃命吏连纸进笔为省决，一日毕，既与夺当理，而笔词劲妙。由是名动一州，号「霹雳手」。

萧宏钱愚 李愷地癖

《南史》：梁武帝弟萧宏，性爱钱，百万一聚，黄榜标之，千万一库，悬一紫标，如此三

十餘間。武帝見之，屈指計見錢三億餘萬，他物滿庫，不知多少。武帝子蕭綜，以晋时有《钱神论》，遂作《钱愚论》讥之。

唐李愷，并州人。颇殖产，伊州有膏腴，自都至关口，田畴弥望，时谓「地癖」。

君苗焚砚 钟繇阁笔

晋陆云与兄机书曰：「有君苗见兄文，欲焚笔砚。」

魏王粲才高，钟繇、王朗等阁笔不敢措手。

洪武讽帝 方庆悟君

唐杨洪武为司戎少常伯，迁西台侍郎。帝笑曰：「尔在戎司，授官多非其才，何邪？」洪武曰：「臣妻刚悍，此其所托，不敢违。」以讽帝用后言也。帝笑不罪。

唐王琳，字方庆。为相时，子为眉州司士参军。武后曰：「君在相位，何子之远？」对曰：「庐陵王是陛下爱子，今尚远，臣之子庸敢相近？」时以比仓唐悟文候事。虽造次不忘悟君于善。

好礼卧马 申屠轡轮

唐潘好礼，开元初，为郃王府长史。王为滑州刺史，好礼兼府司马，知州事。王每游观，好礼必谏谕禁切。农月，王出猎，好礼遮道，乃卧马下呼曰：「今农在田，王何得非时暴禾稼，以损下人？要先践杀司马，然后听所为！」王惭，乃还。

后汉申屠刚，字巨卿。为尚书令。光武尝欲出游，刚以陇蜀未平，不宜宴安逸豫。谏不听，遂以头叩乘舆轮，帝遂止。刳，止轮木也。谓以头止车轮。

李密爱日 仁杰顾云

《华阳国志》：李密字令伯。在蜀奉使聘吴，吴主与群臣言，宁为人弟。密曰：「愿为人兄，为兄供养之日长也。」吴主曰：「善。」后归晋，武帝征为太子洗马。密以祖母刘氏年九十六，乞终养，恩辞，帝嘉之。

唐狄仁杰，字怀英。授并州法曹参军。亲在河阳，仁杰登泰山，反顾，见白云孤飞，谓左右曰：「吾亲舍其下。」瞻怅久之，云移，乃得去。

泰山北斗 凤鸟景星

唐韩愈，字退之。贞元、元和间，愈以六经之文为诸儒倡，障堤末流，反刳以朴，铲伪以真。其道盖自比孟轲，以荀况、扬雄为未淳，宁不信然？自愈没，其言盛行，学者仰之如泰

山北斗。

唐李渤，字潜之。好学不仕，始隐庐山，更徙少室。元和初，诏以右拾遗召。于是河南少尹杜兼遣吏持诏，币即山敦促，渤上书谢之，不拜。洛阳令韩愈遗书曰：「有诏河南敦喻遗公，朝廷士引颈东望，若景星、凤鸟始见，争先睹之为快」云云。渤善其言，始就仕。

陈颙高门 王濬广路

晋陈颙，字延思。父沂立宅起门，〔颙〕曰：「当使容马居。」沂笑从之。后州辟部从事，乘马车还家，宗党荣之。仕至梁州刺史。先是前汉丞相于定国，父于公高大其门，令容驷马高盖，云我治狱有阴德，子孙必有兴者。

晋王濬，字士治。恢廓有大志，尝起宅，开门前路广数十步。曰：「吾欲使容长戟幡旗。」众咸笑之，后果以平吴功仕至大将军。

颙能友爱 登无恙怒

晋周颙，字伯仁。性宽裕，友爱过人。弟嵩尝因酒瞋目谓颙曰：「君才不及弟，何乃横得重名！」以所燃蜡烛投之。颙神色无忤，徐曰：「阿奴火攻，固出下策耳。」王导甚重之，尝枕颙膝而指其腹曰：「卿此中何所有？」曰：「此中空洞无物，然足容卿辈数百人。」导亦不以